

古文觀止

古文觀止卷之九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

乘權楚才

大職調候

手錄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

唐武后

時有同州下邳

圭

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

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東身歸罪

後師韞為御史元慶繼姓名於家傭力久之

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請官

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間

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

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

國法然旌其間墓以褒其孝義可也

議者以子昂為是敘述其事作案臣竊獨過之總駁臣聞禮

古文觀止

卷九 駁復讎議

卷九

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

子不當讐而讐者死

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

吏不當殺

而殺者死。以禮刑大本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

上說起是議論大根原處

竝焉。

一句點醒破其說

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

謂僭壞禮甚矣。

左傳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亦不濫。互發以足主句意

果以是示於天下。

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

以上泛言旌誅並用之非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

一而已矣。

此言聖人旌誅不並用窮理本情四字甚細

嚮使刺讞

年上其誠僞考正

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

刺讞也議罪曰讞誠僞以情言

曲直以理言。承上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

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

上下蒙冒顓號豪不聞顓呼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

爲得禮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處心積慮以衝

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

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一段寫旌其或不宜誅或元慶之父不免

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

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傲而凌上也執而誅

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一段寫誅之不宜旌且其

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迷子昂原議是惑於

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

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脇弱

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

此段申明讎字之義正駁子昂言讎之失周禮調人調

官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

邦國交讎之地

周禮見

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

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

傳見定公四年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一來一往今若取此以

日推刃不除害謂取讎身而已不得兼其子也

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兩下相殺謂師韞殺元慶之父元慶

不義與不受誅者皆可復讎論

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

有根據一篇主意具見于此

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

不可以為典明矣

此段就元慶立論所以重與之而請下臣議深抑當時之議誅者是通篇結案

附於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看敘起手刀父警束身歸罪八字便見得宜旌不宜誅申段是論理故作兩平之言後段是論事故作側重之

之語引經據典無一字游移乃成鐵案

桐葉封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人賀

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

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

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于是遂封叔虞于唐若

曰周公八賀史不之見吾意不然一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

特于劉向說苑云云

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層一不當封邪周公乃成

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層一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

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層三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

設未得其當去聲雖十易之不爲病要平聲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

沉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比段方是正

餘漏下乃就周公身上另起再作斷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

大中而已應要于其當句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層一又不當束縛之馳

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言不能從容優樂若制牛馬然束

迫之太甚則敗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

邪言父子之間尙不能以束縛馳驟之事相勝何况君臣是直小丈夫缺缺銖者之事

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老子其政察察其民歟歟或曰封唐

叔史佚成之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正結一段

前幅連設數層翻駁後幅連下數層斷案俱以理勝非
尚口舌便便也讀之反覆重疊愈不厭如眺層巒但見

蒼翠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去聲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犯蒙

也。正蒙難者以正犯難也。總是三柱立論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

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謂下易書詩所載當紂之時大

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書今天動進死以

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閣過比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預

亡吾國故不忍

閻過微子

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

將正寫箕子先人此段幹旋多少

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隲

頌

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

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書囚奴正土正土

謂箕子也易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夷傷也言六五以宗及臣居暗地近暗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應前一曰

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

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

大法謂洪範洪大也範法也書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

陳之蓋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賦應前二目

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

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

朝鮮東夷地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

教其民以禮義田蠶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僻其教民飲食以藿豆爲可貴此仁賢之化也

○應前

率是大道藁

同藁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

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法以次分應似正意於序

同鳴呼當

却是客也下一段寫出箕子意中事是作者大旨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

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

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

忽然別起波浪語極淋漓感慨

使人失聲長慟

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

汲郡紂故都今爲河南衛輝府

嘉先生獨

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頌不載

前立三柱真如天外三峰卓然峭峙於序以下忽然換筆一往更有深情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

黑體白文

觸草木盡死以醫人無禦

古文觀止

卷九

捕蛇者說

五

之者異蛇最毒然得而腊昔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戀踠踠上聲癘。

癘癘頰去死肌。殺三蟲。腊乾肉也。餌藥餌也已止也。攣踠曲脚不能伸也。癘頸腫癘惡創死。朋如靡症。

之腐爛者三蟲三尸之蟲也。青蛇偏爲要藥。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次兩募。

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敘捕蛇事有蔣氏者。專其

利三世矣。人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

十二年。幾死者數朔矣。言之貌若甚戚者。墓泰山婦伏結處余悲之。且

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若汝也言改汝

捕蛇之役復汝輸租之賦以免其死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

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犯死捕蛇乃以爲幸更役復賦反以爲不

幸此豈人之情哉必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提一句起下文直貫至捕

蛇獨存句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

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賦歛之苦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同作

干賦歛而徙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利謝也往往而死者相藉疫癘

氣藉枕藉也勞于遷徙而死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

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

十無四五焉應前三世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二句收上悍

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

不得寧焉追呼之擾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始

然而臥蛇存謹食心之時而獻焉小心養食俟其時退而甘食

其土之有以盡吾齒退而甘食其土地之所產以盡其天年蓋

五之見上六捕蛇者說

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

是哉

言吾犯蛇毒而死者一歲只有兩次非若吾鄉鄰遭悍吏之毒無日不犯死也

今雖死乎此比吾

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

今吾雖終死于斯役比吾鄉鄰被重賦而死者已在後矣

安敢怨其爲毒而不爲此○此段正明斯役之不幸未若復賦不幸之甚二句情態曲盡而一段無聊之意溢于言表余

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

猶信

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

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嗚呼孰知

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一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

焉

此小文耳却有一篇之意前後起伏抑揚含無限悲傷悽惋

之能若轉以上聞所謂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真有用之文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樓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

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僂偃疾也

隆然高起貌橐駝卽駱駝以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何爲書其

上先將橐駝命名寫作一笑鄉只爲欲寫其在長安種樹行樂

安長安人爭迎也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遊視駝所種樹或

及賣果者種樹謀生皆爭迎取養去聲。爭相迎取視駝所種樹或

遷徙無不活無不活雙承種與遷且碩茂蚤實以蕃其樹大而盛其實蚤而多活外又添寫

此一他植者雖窺何倣慕莫能如也又反觀一有問之對曰橐駝

馬橐駝謂非能使木壽且孳也筆折一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一篇之意

凡植木之性

承其性字

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

已盡于此

此四欲字

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

待也

若子

策欲密

此四欲字

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

蒔種也

此段是暢

故

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蒔種也

此段是暢

蒔種也

此段是暢

故

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

耗損也

此段又反覆碩茂蚤蕃四字理

以上

以上

以上

蚤而蕃之也

只淺淺就植木上說道理從孟子養氣工夫體貼

以上

以上

以上

以上

來他植者則不然

一句捷轉上言無心

之得下言有心之失

根拳而土易

拳曲也

其

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

太勤

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

瓜其膚以驗其生枯

搖其

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

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

此段明他植者莫

能如一句理

以

以

以

憂之其實雖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

此段明他植者莫

能如一句理

以

以

以

上論種樹畢以下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

八正意發出議論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

憐焉而卒以禍總提一句下就他植者則不然一段摹出巨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

爾耕勗爾植督爾穫鑊蚤繰騷而緒蚤織而縷繰繹繭為絲也縷布縷也字

而幼孩遂而雞豚字養也遂長也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

殮養以勞去聲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

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寫出俗吏情弊民間疾苦讀之令人悽然問者

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一篇精神

命脉直注未句
結出語極冷峭

前寫橐駝種樹之法瑣瑣述來涉筆成趣純是上聖至理不得看為山家種樹方未入官理一段發出絕大議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

裴封叔名瑾
子厚之妹夫

有梓人歛其門。願傭

隙同

宇而處焉。

梓人卽木匠款叩也櫟字空屋也傭役于主人以代租也

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

不居龍斷之器

尋八尺引十丈尋引所以度長短礪石
斷刀鋸斧斤之屬。出語便作意疑注

問其

能曰吾善度

鋸

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

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

嗣

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

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

此以言語
代敘事

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

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

一故
所作

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

穢

羣材會衆工

委蓄也。○
寫梓人。